

张子明应用动物类药物治疗中风经验

张雪峰 武洪方

【摘要】 张子明老先生为河北省名中医,长于内科杂病的中医治疗,尤善中西医结合治疗中风病。先生用药讲究药专力宏,治疗中风病时善用动物类药物,不仅所用动物药取材广泛,而且用量较大,可见于中风病的各个时期和各种证型,在中风先兆期,张子明先生着重泻实和补虚两方面,在泻实方面,先生惯用地龙;在补虚方面,先生常以紫河车、龟板等入药。在中风发病急性期,张子明先生将其辨证细分为中脏腑和中经络,治疗中脏腑实证,先生常用土鳖虫、地龙、羚羊角粉和龟板等;治疗中脏腑虚证,则用人参、附子,配伍龙骨、牡蛎。中经络则多用涤痰、活血、驱风、平肝、通络之品,如全蝎、地龙、蜈蚣、乌梢蛇和桑螵蛸等。在中风后遗症期,张子明先生强调中西合治,以中医为主,并注重现代康复训练的早期干预。张子明先生应用动物药治疗中风临床疗效显著,值得研究和推广。

【关键词】 张子明; 动物类药物; 中风

【中图分类号】 R255.2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 A doi:10.3969/j.issn.1674-1749.2012.02.014

张子明先生,主任中医师(1951-),教授,河北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和专业技术专长继承工作指导老师,邯郸市十大名中医,河北省首届名中医。张子明教授从医四十年,尤擅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脑血管病,善用经方及经验方,临证功效卓著,经验丰富。余有幸跟师临证学习,并细研其著述,收益巨大。近日细研张子明先生用药特点,发现其治疗中风病时应用动物类药物频次较高,极富特色,兹粗略归纳、整理如下,与同道共参。

1 应用动物类药物的品种众多

张子明先生在治疗中风病时,使用动物类药物取材较为广泛,几乎涉及所有类别的药原,汇总起来,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:(1)动物骨骼、犄角类:如犀角(早年应用,现多用水牛角替代)、羚羊角(早年应用,现多用山羊角替代)、龙骨、龟板等;(2)动物内脏类:如紫河车、牛黄、胆酸等;(3)甲壳类:如牡蛎、珍珠(母)、鳖甲、穿山甲等;(4)虫类:此类较多,如地龙、全蝎、白僵蚕、蜈蚣、土鳖虫、水蛭、桑螵蛸、乌梢蛇等;(5)含动物类中成药:清开灵注射液、安宫牛黄丸、《局方》至宝丹、《局方》苏合香丸等。

2 应用动物类药物的剂量较大

总的来看,在治疗中风时,先生临证处方,用药剂量较大,于动物类药,亦是如此。细研先生近期著述以及跟临所

见,先生在中风病各个时期的治疗中,使用动物类药物的剂量亦多偏大,临证常疗效显著,鲜有不良反应者。

如地龙一药,王清任的补阳还五汤在原著中标注的剂量约为 3 g^[1],而先生常常用至 10 g,在治疗中风肢体拘挛时,先生的地龙用量更是高达 15 g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 1984 年版的高等医药院校教材《中药学》一书中,标注的药物参考用量中:全蝎 2~5 g,研末吞服,每次 0.6~1 g;蜈蚣 1~3 g,研末吞服,每次 0.6~1 g;白僵蚕用于散剂,每服 1~1.5 g;土鳖虫 3~10 g。先生在治疗中风病时,对上述药物的使用剂量常远超出此剂量,并且常常一个方剂中,有时同时应用 2~3 种。如在治疗气虚不运、瘀血阻络之中经络之证时,先生应用补阳还五汤化裁中土鳖虫的用量为 15 g,应用涤痰活血汤时,土鳖虫的用量也常常用至 15 g。在治疗阴虚阳亢、风阳妄动之失语、肢体抽搐时,先生以天麻钩藤饮化裁,其中蜈蚣多用至 3 条,同时全蝎用至 9 g。治疗肢体麻木时,蜈蚣用量多为 2 条,而在治疗肝肾不足、血不荣筋的肢体拘挛中,先生一般将蜈蚣用至 3 条。若逢顽固的肢体麻木之强人,先生有时以全蝎 3 g、白僵蚕 5 g、蜈蚣 1 条共研末,随药汁冲服。

动物之药,多效力迅猛,而张子明先生屡屡增益其用量,力在取效。结合先生对于中风的认识,余私揣其因,盖有四:一者今世之药,多为人工种养,不如野生之品性味纯真,药力充足;二者当今之人,多素体肥盛,加之西药盛行,耐药之力强,药量小恐不足以取效;三者中风虽为急疾,然非一时使然,必有积久之患,以常规药量难以触动其病因;四者辨证准确,症候的真,证之所需,药专力宏,量小不足以取其效。

3 应用动物类药物见于中风病的各个时期和几乎所有证型

先生治疗中风病,首先予以严格分期。在各个不同的分

作者单位:056001 河北省邯郸市中医院呼吸消化科(张雪峰),周围血管病科(武洪方)

作者简介:张雪峰(1972-),本科,副主任中医师。研究方向:中西医结合呼吸消化疾病。E-mail:zhangdaoren@126.com

期阶段,不同的证型,采用不同的治则、治法,用药亦不相同。辨证论治、因人而异的治疗理念始终贯穿于中风各期^[2]。

3.1 中风先兆期

先生很早就认识到中风先兆的重要意义了,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文献学及临床研究。这在先生早期的论文和著作中已有体现,这也成为先生从医生涯中重要的一个学术贡献——中风“治未病”。先生认为,中风病的总病机为本虚标实,于中风先兆更是显然。先生治疗中风先兆总结起来,不外泻实、补虚两方面。

在泻实方面,先生常用二麻熄风汤、涤痰活血汤等方剂。动物类药物应用上,惯用地龙。地龙性咸、寒,功可清热、熄风、通络。《本草纲目》称地龙“其性寒而下行,性寒故能解清热痰,下行故能利小便,治足疾而通经络也”。地龙归肝经,用于中风先兆合宜。

在补虚方面,先生常用补阳还五汤、杞菊地黄丸、河车大造丸等方剂,动物类药物中常有紫河车、龟板等。紫河车乃人体血肉有情之品,性甘、咸、温,归肝、肾、肺经。《诸证辨疑录》谓其“治虚损劳积,癩痢,失志恍惚,安心养血,益气补髓。”先生认为中风乃本虚标实之证,其发病多由元精亏虚而起,紫河车能益气填精、充养脑髓。治疗下元不足、脑脉空虚之证,非血肉有情之品不足以充养下元,紫河车堪当此任。龟板性甘、咸、寒,《本草通玄》谓其“大有补水制火之功,故能强筋骨,益心智……祛瘀血,生心血”。先生在中风病的预防性治疗上,常以龟板配伍生地、石决明、菊花等,用于肝阳上亢、阴虚阳盛之体,取其滋阴潜阳之功。

3.2 中风发病急性期

先生在中风病治疗中,主张中药早期参与,不能口服的患者亦可通过鼻饲或灌肠法给予汤药或散剂。在中风急性期,先生运用中药参与抢救时,首先将中风分为中脏腑和中经络,并且又进一步辨证细分。

3.2.1 中脏腑:在中脏腑阶段,先生一般先将其分为虚证、实证,再进一步辨证论治。

治中脏腑实证时,先生常分三型论治:风火上扰清窍、痰湿蒙塞心神和痰热内闭心窍,分别选用涤痰活血汤、涤痰汤、羚羊角汤等基本方。其中动物类药物常选用土鳖虫、地龙、羚羊角粉、龟板等。土鳖虫归肝经,性咸寒,功可破血逐瘀,用于中风急性期血行不畅之证。土鳖虫有小毒,而先生用量多时可达 15 g,有时可取奇效。羚羊角粉,先生常用于中风急性期的痰热内闭心窍时,常用 3~6 g,以中药汤剂冲服。羚羊角性咸寒,归肝、心经,可平肝潜阳,熄风止痉,又可清热解暑,可用于肝风内动、肝阳上亢、肝火炽盛等多种肝实证,实为治中风要药。惜乎近年环保要求,无药可求,多以山羊角代替,疗效相去甚远。

治疗中脏腑虚证、脱证,元气败坏,心神散乱之时,先生在应用人参、附子等药时,有时根据病情需要,亦配伍龙骨、牡蛎等动物药,取其有甘寒之性,归肝经,有平肝潜阳、收敛固涩之功,以收外越之阳。

3.2.2 中经络:先生将中风中经络临证分为痰热腑实、气滞

血瘀证,阴虚阳亢、风阳妄动证,气虚不运、瘀血阻络证,风痰痹阻、脉络不通证,肝肾不足、血不荣筋证五种证型。各以因证施治,常选星萎承气汤、涤痰活血汤、天麻钩藤饮、补阳还五汤、牵正散、大秦苻汤、补肾和血汤(经验方)、清肝散风饮、地黄饮子等方剂为基本方,因证化裁。用药则更加广泛灵活,多以涤痰、活血、驱风、平肝、通络之品,如土鳖虫、全蝎、地龙、蜈蚣、乌梢蛇、桑螵蛸、白僵蚕、穿山甲、水蛭等。

3.3 中风后遗症期

先生一向重视中风病的后遗症的治疗,强调中西合治,以中医为主,并重视现代康复训练的早期干预^[3]。中医应用提倡中药、针灸、推拿相结合,且中药应用又以内服、外用相结合,治疗理念仍力推辨证论治,因人而异。总结先生的各期著述及跟临所见,其在治疗中风后遗症处方时,动物类药物亦不少见。先生所用的动物类药物的范围基本如前所列,皆辨证选用,不复赘述。其适应症范围包括:中风狂躁、中风忧郁、肢体麻木、肢体拘挛、语言障碍、偏瘫及口眼歪斜等。

4 含动物类药物的中成药的应用

先生临证用药,常因人、因证灵活施治。对中药的应用,未必人人都要服用汤剂。对于部分病人,先生也不时予开具中成药服用。部分中成药内含有动物类药物。经过本人总结、归纳,发现先生使用这些中成药的情况常见于以下几种情况:(1)中风急性期:静点中药注射液,如含水牛角、熊、猪、牛胆酸的清开灵、醒脑静等注射液,主作清心开窍醒神之用。(2)中脏腑急救时:所用含水牛角(犀角)、麝香、牛黄等动物药品的安宫牛黄丸、《局方》至宝丹、《局方》苏合香丸等,用白开水送服或与其他中药剂同服,取材名贵,迅速开窍。(3)服汤剂困难者:中风病病程较长,难免有部分患者因口味耐受力不强而不能坚持久服中药汤剂,有些患者以至于闻味即吐,先生即予以开具中成药服用,部分中成药含有动物类药物,如大黄蛰虫丸,大活络丹,小活络丹,华佗再造丸,水土散(水蛭、土鳖虫)等。(4)病缓不必汤剂者:病程日久,虽汤剂亦不足以取速效者,为方便服用、携带,先生亦为其使用中成药治疗,用药范围大抵如前所列。值得关注的是,先生积多年来在中风语言障碍上的临床研究,综合古今各家之长,经过大量的病例分析,遵循“审证求因”的原则,认为中风语言障碍的主要病机为瘀血、痰浊、邪风痹阻经络所致。针对其病因病机,施以“活血化痰、涤痰、熄风、开窍”之法,自制“语言散胶囊”进行治疗。该药内含水蛭、牛黄、麝香、白僵蚕等动物类中药,临床疗效甚好,在邯郸一带应用广泛。这是先生多年来应用动物类中药的一个很好的总结和成功典范。(5)家境不济者:汤剂用药量大,难免花费较多。有些患者家境困难,服用汤剂难以为继,先生便以中成药替代汤剂。因含动物类药物的中成药药力卓著,先生颇多用之。

5 结语

中医学对于动物源性药物的使用历史悠久。作为中药

重要组成部分的动物药,其来源范围已经涵盖到几乎所有类别的动物,其临床疾病应用范围,也几乎包括了所有系统的疾病类别。动物类药物一向被认为是“血肉有情之品”,相比于非动物药来说,动物药的疗效强,显效快,有着草、木本药物所无法企及的疗效。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,中医学对中风的认识不断完善,也渐趋统一。现代的中医学一般认为,中风为本虚标实之证。动物类药物在治疗中风中使用的历史悠久。大量动物类药物的应用,使得中药在中风病的治疗上的疗效明显提升,此为中医学在治疗中风上的一大进步。尽管现代使用动物类药物的药源范围在缩小,然而大量的研究成果正在显示着动物类药物在西医定义、概念下的疾病治疗中的可喜的前景,在这方面值得大规模的深入挖掘、研究。

运用现代制药技术生产出来的含有动物药的清开灵、醒脑静、小牛血清去蛋白注射液、尿激酶、蚓激酶、蝮蛇抗栓酶、水蛭素等药物,在治疗中风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,解决了许多西药无法解决的问题。

参 考 文 献

- [1] 许济群. 方剂学[M]. 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5:150.
- [2] 张子明. 中风临床指南[M]. 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1993:164-190.
- [3] 张子明,李惠兰. 中风临床与康复[M]. 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7:83-92.

(收稿日期:2011-10-10)

(本文编辑:张磊)

任琢珊教授从脾肾论治疑难病的经验

徐胜珍

【摘要】 任琢珊教授治病重视脾肾,善于从脾肾着手治疗内科杂病;认为疑难病、慢性病,脾肾亏虚为病之根本;注重调补肾脏,强调阴阳互根;重视调养脾胃;善用活血化痰,祛瘀则生新;临证破除门户之见,提倡中西医汇通。

【关键词】 任琢珊; 脾肾论治; 经验

【中图分类号】 R249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 A doi: 10.3969/j.issn.1674-1749.2011.02.015

任琢珊教授耕耘杏林近五十载,为第二、三、四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工作指导老师,学验俱丰,对内科疾病的诊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临证重视脏腑辨证,尤重先天后天,治病重在调补脾肾,从脾肾论治内科疑难杂病,屡起沉痾。笔者有幸作为其学术继承人,随师学习,受益颇多。现将吾师从脾肾论治疑难病的经验介绍如下。

1 培补脾肾治疗重症肌无力

重症肌无力,当属中医痿证范畴。《素问·痿论》指出“阳明者,五脏六腑之海,主润宗筋,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”。吾师认为重症肌无力系由先天禀赋不足,后天失养,或情志刺激或劳倦内伤,导致脾肾虚损,气血亏虚,筋肉失养。《素问·痿论》指出“治痿独取阳明”。吾师治以补脾益气,升阳举陷之法,常用补中益气汤。临证多重用黄芪,认为黄芪重用则力宏,用量30~120g,黄芪甘温纯阳,补诸虚不足,益元气,壮脾胃。任老补益中气同时,注重升举阳气,除应用升麻、柴胡外,常选用桔梗、葛根等药,取其升清作用。

病延日久,久病及肾,多有肾虚之候,表现为脾肾亏虚证,当用补益脾肾之法,以补后天而充养先天,滋先天以鼓舞后天,方用右归丸加减,喜用淫羊藿,常重用至30g,且多与益气健脾、养阴填精的黄精配对应用。任老十分强调脾胃之重要性,调补脾脏宜醒脾运中,不宜腻补峻补,痼疾当缓不宜急,否则易呆滞胃气,影响脾胃功能;长期补气填精的同时切不可忽略健脾助运,以碍生升之气;常在方中加入砂仁、陈皮、白蔻仁等醒脾助运。

2 温肾健脾治疗糖尿病肾病

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日久发展而成。《圣济总录》曰:“消渴日久,肾气受伤,肾主水,肾气虚衰,气化失常,开阖不利,水液聚于体内而出现水肿。”任老认为糖尿病肾病以脾肾亏虚为本,瘀血、湿浊为标。消渴病久,耗气伤阴,阴损及阳,脾肾亏虚,肾络瘀阻,水湿滞留。消渴阴虚燥热日久,伤阴耗气,阴损及阳是其基本发展趋势。故其治则为补肾健脾、化痰降浊,强调标本兼顾,切忌一味扶正或只顾攻邪,当避免虚虚实实之戒,应在补肾健脾、扶助正气的基础上,佐以活血、利水、泄浊而取效。临床常选用济生肾气丸方加减,温肾健脾以治其本。任老认为瘀血不仅是糖尿病肾病的主要病理因素,而且贯穿糖尿病肾病的始终。临床见面色晦黯,肌肤甲错,舌质黯淡、有瘀点、瘀斑,脉沉弦或沉细涩等瘀血

作者单位:071000 河北省保定市第一医院内分泌科

作者简介:徐胜珍(1964-),女,本科,主任中医师。从事中医内科临床,为第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人。E-mail: xushengzhen666@hotmail.com

文献标引格式:

张雪峰,武洪方. 张子明应用动物类药物治疗中风经验[J]. 环球中医药,2012,5(2):124-126.